

樂郊私語



15
83

樂郊私語



門
卷
88

樂郊私語序

余于後至元己卯教授餘干時同知州事為海
鹽沈穀仲實也仲實開朗好讀書與余傾蓋若
平生歡兩人以為相見之晚遂結姻盟庶幾久
要不忘之義乃不三四載各以解官星散忽于
至正己丑仲實奄棄賓客余裹糧走海上哭之
劉夫人出拜余曰老身惟一愛女不欲遠嫁郎
君婚期已近倘能就婚相倚為命是未亡人之

樂郊私語序

三

聚義軒
珍藏書

願也余悲其言而許之至歲壬辰兒年十八行
將逆婦老妻謂余曰大兒已堪自立此兒猶黃
口忍棄置海上乎遂夫婦移家于豐山之陽至
明年二月始畢婚事劉夫人復拜余曰亡人所
遺祇一襁中嬰孺門戶寒冷所冀翁媪郎君爲
我支辦倘云此後終當離異是非亡人託契于
翁媪之意也余益悲其言謂吾婦曰世方擾擾
桐江迫處孔道所必被兵且此州僻懸海上亦

自可託何必故鄉遂定居州城往來于豐陽別
業之間稱此州寓公也旣而與新故知交若雲
間楊廉夫嘉禾貝廷臣潘澤民張子晦本州楊
友直時于春林夏澤尋討舊蹟遣撥旅懷凡耳
目之所覩記有觸于中輒爲條載數年不覺叢
聚成帙私爲之歎曰天下土崩余猶得拈弄筆
墨如此海上真我之樂郊也遂題之曰樂郊私
語以就正于後之博達君子云

至正癸卯春三月桐江釣叟姚桐壽樂年叙

樂郊私語目錄

曾公祠

徐灣廟

六里山天冊碑

劉伯溫論南龍

丙申日關

楊完者武林之捷

德藏僧真諦

黃郎中廟碑

趙子固

稅務

貢師泰

楊元坦行狀

張士信杉青之敗

杭州新城碑

范巡檢

西域種羊

三州守

曾言杜詩註

張文穆公

澈浦市舶

也先不花

天裂

朴知義

金粟寺放光記

秦檜像贊

繆同知

大成樂

楊氏樂府

楊廉夫

陳彥廉

樂郊私語

桐江釣叟姚桐壽樂年著

先嬾居士郁嘉慶伯承校

余始至州舟過鹿苑廢刹時方深秋紅樹扶疎
隱映敗榱破壁大足供客中吟眺因維梢登覽
讀壁間舊記有魯簡肅公羅漢見夢事括蒼吳
思齊題其旁曰是法本平等無怠亦無敬如何
證無生却來見參政余謂阿羅漢自敬正人不

敬參政簡肅風範凜凜載在史冊每一緡誦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及入城謁所謂曾公祠祠旁有思曾橋壁端有卜筮詞州民有疑輒問凶吉如響公之精靈不昧更有如此者柱上有聯云
鳥去古祠留鳥翼名從青史識魚頭是縣令蔣行簡所書

天仙湖急遞舖在城西十里僅一大漾耳湖旁相傳有徐灣故居灣得仙道者後以委蛻仙去

故以名湖然復有廟神稱徐王蓋誤以徐灣爲徐王也廟後有老人甚縑縷問之姓郭氏乃宋樞相慎求之後貧無以資充舖長以自給因出樞相誥身像贊相示余攝衣冠拜之乃分裹糧之餘爲贈始知韓昌黎不見三公後饑寒出無驢之句爲不誣也

六里山舊有石刻云天冊元年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日維壬寅朔石簣神遺忽自開發拾

得青石璽符文吳真皇帝共三十八字余按吳
天冊元年爲晉武帝咸寧元年是年七月甲申
晦日有食之則孟冬朔非甲申則乙酉也壬寅
當在望後安得有壬寅朔乎此必里人僞爲符
瑞漫不考其日月以悅世主于一時耳
括蒼劉伯溫多才藝能詩文尤善形家言嘗以
儒學提舉得相見于錢塘後十年所劉已解官
復見于海鹽之橫山把臂道故至于信宿謂余

曰中國地脉俱從崑崙來北龍中龍人皆知之
惟南龍一支從峨眉並江而東竟不知其結局
處頃從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
盡處余問何以知之劉曰天目雖爲浙右鎮山
然勢猶未止蜿蜒而來右束黔浙左帶茗霅直
至此州長墻秦駐之間而止于是以平松諸山
爲龍左抱以長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山爲虎
右繞以浙江曹娥之水然諸水率皆朝拱于此

續文不詳
州而後乘潮東出前復以朝鮮日本爲案此南
龍一最大地也余問此何人足以當之曰非周
孔其人不可然而無有乎爾吾恐山川亦不忍
自爲寂也若此也

至正丙申三月日晡時天忽昏黃若有靈霧市
中喧言天有兩日予立庭中視之初以老眼不
能正視眩然若有數日久之果見兩日交而復
開七而復合者凡數千百遍回視窻隙壁竇皆

成兩圓影若重黃卵亦復開合不常此數十年
來目所未覩之異也發書占之李淳風曰日不
可有二風霾日無光占爲上刑急人不樂生之
日變色有軍急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嗟嗟今豈
其時乎

十六年五月聲言張兵南下楊叅政完者以數
萬衆屯嘉興軍容甚盛先鋒呂才以七千衆屯
王江涇商旅不行川途嚴肅張兵遂不敢取道

集文和言
嘉禾乃自平望烏墩直擣武林達丞相以爲楊
當必扼其鋒漫不爲備及敵已入境倉徨出拒
遂至破軍殺將達僅以身免楊得破城之問乃
跌足曰罪誠在我卽統苗土官軍分爲三路使
蔣英從大麻唐栖董旺從硤石長安身率劉震
朱鉞從海鹽黃灣而進以呂才呂昇屯守嘉興
張軍知楊分路而來遂應接不暇一敗于臯亭
山再敗于謝村三戰而敗于夾城巷張軍悉水

從德清陸從海鹽遁還初楊過海上余與楊別
駕郭大理謁之勸其留兵三千遏其歸路楊云
此行賊且成擒安得有歸者不聽已而竟得縱
逸而去

德藏寺在縣北五十里寺雖瀕市亦深靜可憩
國初有僧真諦性若戇駭而恪守戒律第爲寺
中樵汲而已時有國師楊連真伽來寓寺中聲
言欲發天女等墓然皆古塚實無意開發意以

樂文和詩
五
雲間陸左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有色夭
死聞用水銀裝殮欲發尸姪穢之耳及楊下令
果及二墓真諦聞之怒形于色衆僧懼其以戇
致禍苦爲陰勸及楊五鼓肩輿發衆出寺真諦
忽起抽韋馱木杵奮擊楊命擒之時衆雖數百
皆披蕩不能拒傷者凡百餘人至有頭破臂折
者人見真諦于衆中超躍每踰尋丈若隼撇虎
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滅耨耨畚插

皆爲段壞楊大懼謂是韋馱顯聖遂不敢往發
鼓柁率衆而去亦不敢問此僧也後二年真諦
行脚峨眉不知所往

州衙前有黃郎中廟相傳是前代賢令故立廟
于此考之舊記惟紹興間有黃昱乾道間有黃
綸然廟爲何執中重建則何又先于二黃竟不
知爲誰按重修碑記云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
名亦不知何許人惟此中舊老云公爲縣有善

政入民民不解于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何
年今廟且頽圯民復奉主環泣請余新之余惟
人莫親于祖先然親盡則毀茲黃公以前朝一
令世何遠也世遠則政隔澤無及也世與澤兩
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民猶戀_七若不釋然
者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前令勸後令耳以爲
彼善爲民民亦不忘雖千百世不改則今之爲
牧者曷不盡若黃公使後世不忘若今日之不

忘黃公也余亦勉承民志重爲建祠以副其不
忘黃公者余豈敢望民不忘如黃公也哉此記
亦大有關於爲政者故錄于此

趙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樂仕進隱居州之
廣陳鎮時載以一舟舟中琴書尊杓畢具往往
泊蓼汀葦岸看夕陽賦曉月爲事嘗到縣縣令
宣城梅黻到船謁公公飛棹而去梅佇立岸上
言曰昔人所謂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謂先生

與公從弟子昂自茗中來訪公閉門不納夫人
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
佳否子昂云佳公曰第奈山澤佳何子昂慚退
公便令蒼頭濯其坐具蓋惡其作賓朝家也余
生也晚乃少從婦翁得見子昂今雖身寓公里
第有想像鼓棹行吟勝處耳至于子昂風神美
麗而和易可親文章書繪人號三絕若夫憇思
徹里竟誅桑哥之奸亦當代第一流人也

稅務在安仁橋西十五步務爲宋樞密郭三益
彰慶館基也余悲此地昔爲迎賓文酒之所今
爲剝歛叫囂之場前後何雅溷懸隔也近來盜
賊四起在在用兵課賦無藝卽稅額一節往往
增加無算市中不堪其擾當延祐間程文憲條
言江南茶鹽酒醋等稅近來節次增添比初時
十倍今又逐季增添正緣管課程官虛添課額
以誣上司其實利則歸已虛額則張挂欠籍云

云奉仁宗皇帝聖旨諸色課程從實恢辦既許從實豈可虛增除節累增課額實數及有續次虛增數目特與查照並行蠲減從實恢辦明旨凜然今但掛壁而已

張氏之陷平江也總管宣城貢師恭懷印脫身易姓名爲端木氏隱居雲間時一往來海上嘗寓于資聖寺與僧壽量相得甚歡壽量有戒行嘗絕江浮淮以遊湖湘之間泛彭蠡過洞庭登

祝融望大庾還至天目傳法于中峯大師行脚于四遠凡三十年于是歸隱于寺題其棲禪之室曰大隱貢因述其意作大隱記記載禮部集文多不具載

楊友直元坦嘗于後至元間判餘干與余情暱而福兒託契仲實同守友直實爲合二姓之好然未嘗悉其上世所從來茲卜居豐陽去友直所居僅一舍因得拜其先塋及高曾已下諸像

乃知楊氏爲宋文公億之後有以武功起家者
土著鹽之激浦高祖春宋武經大夫國朝贈中
憲大夫松江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曾
祖發宋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選鋒軍統
制官樞密院副都統國朝內附改授明威將軍
福建安撫使領浙東西市舶總司事贈懷遠大
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祖
梓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贈兩浙都轉運

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謚康惠父楨
敦武校尉贛州路同知知寧都州事卒于官友
直生方晬耳母周夫人携孤扶櫬而歸時康惠
公及陸夫人與楨生母嘗夫人相與保護至泰
定丁卯康惠薨逝友直已年二十餘矣爲人倜
儻多才好學不倦能嗣其先德江浙財賦總管
韓仲山重其才以女妻之比官上饒通守常州
所在著積方將振其家聲而天不悔禍復于至

正丁酉溘然長逝春秋僅五十有五少寡遺孤
煢煢在疚傷余結契仲實不幸早逝惟友直足
爲旅人相依今復爾則信乎其命之窮也嗟乎
友直往矣無以報稱惟應狀君世德及所行事
以請于當代大方爲友直不朽計耳

丁酉八月張氏以水師數萬來攻嘉興羽檄星
馳川陸戒嚴海鹽自州佐巡塲以下皆統兵北
屯半邏新豐廣陳以備他道州城閉塞兼旬民

間米穀驟湧而薪爨不屬多破斫簷柱几榻而
炊楊完者以大軍四伏使小舟數十百艘餌之
敵檣艣蔽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東西岸多積
葦以待時南風大作岸上舉火敵舟焚燎至四
十里不止死者甚衆遂捨舟登陸進逼城下戰
于東瓜堰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者數千張
氏統軍張士信以伏水遁還然完者兇肆掠人
貨錢至貴家命婦室女見之則必圍宅勒取姪

汗信宿始得縱還少與相拒則指以通賊縱兵
屠害由是部曲驕橫凡屯壁之所家戶無得免
焉民間謠曰死不怨泰州張生不謝寶慶楊善
乎余廷心之言曰苗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
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為禍將不細今若此
何其言之若持左券也

張氏既歸命本朝兄弟相繼拜太尉平章之命
乃于十九年秋七月大城武林至起平松嘉湖

四路官民以供畚築雖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
十分為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糧遠役而督事
長吏復藉之酷斂鞭朴捶楚無有停時死者相
望至本年十月始得迄功凡費數十百萬而新
城碑記至以南仲山甫為譬其辭有曰有嘉太
尉克綏我民疇其相之平章第昆又曰我作我
息我出我入變呻為謳伊誰之力豈不慚醜斯
言也乎

樂文和詩
州瀕海鹽爲國利然亡命得以私販擅之每操
兵飛棹往來賈販雖吏兵莫之敢撓至正丁酉
灤城范廉卿以蔭補蘆瀝巡檢其爲人恂恂儒
者顧長騎射無論鳥獸不及飛竄雖海塗上跳
魚子蟹之細捷射之百不失一夜每懸火竿上
去竿三百步從暗中射火無不滅也于是亡命
心懼毋敢于州北私販境內爲之肅然先是本
路推官陳春以平反鹽獄數百人見稱至是本

路大僚曰使巡官人人如范何必陳司理平反
也

楚石大師爲沙門尊宿嘗從駕上都有漠北懷
古諸作余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之
句疑以爲羊可種乎因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
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
日埋着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笳呪語
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

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國所
有致生疑耳後讀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
褥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
道剗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
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蹄
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跟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
老飢肉筵開塞饌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
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冰蚕之錦

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脛骨種之
與琦師目見之者不同也蓋波斯國別有種法
如吳詩所聞耳

州學在淨業寺南神宇齋舍頗亦弘敞有至元
六年知州趙孟貫賈禧重修碑至正六年知州
葉彥中再修亦有碑然三州守皆賢有治聲于
當時趙字子唯台州黃巖人治海上有惠政民
到于今猶念之其祖子英爲宋宗正少卿南遷

時以宗室從爲黃巖丞遂家焉有子六人皆以文學登膺仕至其孫師淵爲太常丞師夏爲判宗皆受業于紫陽之門且締姻焉故能以禮世其家施于有政云賈字吉甫宛丘人能行之以正限之以信羣佐若卑弟生之聽巖傳老胥肅然若家老之奉其尊也葉字大中松陽人嘗以才敏有風操爲江南行御史臺架閣管勾所至皆有休績可紀至于留神庠校崇道重學則三君

之雅意均也

杜少陵集自游龍門至過洞庭詩目次第爲此州先正曾嘗季欽編定大都一循少陵生平行跡亦可以見其詩法升降亦隨其年自少而壯而老愈入于細而化也註脚多所補益極爲後學借資第音切類多吳音其他註釋如以鐵馬汗常趨爲昭陵石馬果常有汗以空同小麥熟爲不近武威林間踏鳳毛踏字爲跨字之誤汝

樂苑私語
與山東李白好以山東爲東山天闕象緯逼以
天闕爲天闕江月滿江城以江月爲秋月赤驥
頓長纓以纓爲轡之類不免爲杜集增累
州弟子員張炯子晦卓犖有奇表與予爲道義
交每言其祖文穆公受知于世祖皇帝嘗被召
入便殿問當時急務時方隆冬上以所坐貂褥
撤賜命坐別以他褥進御公所上數十條皆當
時切要上命執政以次第舉行而桑哥盧世榮

輩以罷冗官一條爲侵奪朝權詈聲朝堂曰何
物蛙蝦兒遽欲奪吾柄邪夜令健兒埃之途將
甘心焉幸中表趙文敏知之邀還邸中得免明
日雖拜翰林承旨尋以懼禍病免及盧桑伏誅
詔還前官大德間以老疾不起時論惜之有集
若干卷行于世

澈浦市舶司前代不設惟宋嘉定間置有騎都
尉監本鎮及鮑郎鹽課耳國朝至元三十年以

樂文和詩
留夢炎議置市舶司初議番舶貨物十五抽一
惟泉州三十取一用爲定制然近年長吏巡徼
上下求索孔竇百出每番船一至則衆皆懽呼
曰亟治廂廩家當來矣至什一取之猶爲未足
昨年番人憤憤至露刃相殺市舶勾當死者三
人主者隱匿不敢以聞射利無厭開釁海外此
最爲本州一大後患也

潘從事澤民嘗爲余言本州達魯花赤也先不

花本北人以至正三年至海上時方八月秋濤
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聞此夜不
敢臥起問門者門者熟睡呼之再三始從夢中
荅曰潮上來也及覺知是官問懼其荅遲連聲
曰禍到也禍到也狂走而出不花誤聽遂驚跳
入內呼其妻曰本冀作達魯花赤榮耀縣君不
意今夕共作此州水鬼遂夫婦號泣合門大慟
外巡徼聞哭傳報州正佐官皆顛倒衣裳來救

以爲不花遭大變故也因急扣門百花愈令堅
閉庶水勢不得驟入同寮益急遂破扉倒墻而
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寮
詢知不覺共爲絕倒乃知唐人潮聲偏懼初來
客爲真境也不花今爲叅知政事

己亥秋九月晦余曉詣嘉禾時曉星猶在樹杪
忽西南天裂數十百丈光焰如猛火照徹原野
一時村犬皆吠宿鳥飛鳴余諦觀其裂處蜈蚣

而動中復大明若金融于冶鑄者少時方合操
舟者謂余曰此天開眼也彼不知天者至尊裂
者極禍關係豈藐小乎哉是年冬十二月有州
東趙氏家屠豕脫治已竟旣出肺腸其腸忽蜿
蜒疾行雖健蛇不若也主人追之不能及遂出
城遇海而止此蓋國家有心腹腎腸之人歸向
寬大容蓄之象也

州民有朴知義者家翁莊堰幼生而不慧至八

歲不語一日俄謂其母曰今日墻外牛鬪娘可避之舉家駭而且喜已而鄰人之牛果鬪墻外是後復不言數日復言有官兵來未幾張軍從雲間來自此言無不驗四方挾錢帛來問者如見神明家至驟富然見人有凶事輒指而告之如響由是人見之始多面如死灰惟恐其有惡言也母因戒之其後惟母告之言則言年十九始娶與其妻一接而殞此雖人妖亦似乎保真

通靈故能前知如此及少近婦人忽焉滅沒殆真泄而神與之俱亡無足怪也

金粟寺有康僧會身像余于至正癸巳始得頂禮明年春余以伯兄見背到寺禮懺復與潘廣文澤民檢發唐代所書三藏然零落過半惟華嚴法華楞嚴寶積維摩長阿舍及諸律論之半猶完整不壞翻閱踰旬忽于晡時作禮像前見像眉間有光須臾光若白線嫋嫋而出盤繞華

蓋而上余遂鳴鐘聚僧稱佛名號禮拜讚頌至暮而光復從眉間收攝人人嘆為稀有澤民因作放光記紀其事曰夫佛者覺也覺者靈照不滅也舍之可以內照六根放之可以旁燭三界此從七佛至于未來聖尊一光相續而常照者也第能保光于無始常照而不斷則雖百千萬劫此光常若如新粵自漢年覺光東度迄于吳代猶未該被于是康法師以舍利示感始闢法

門于吳會傳像教于江左是蓋以身光照攝東南四生之祖也既而立化天禧騰身金粟靈像棲託實在于廣慧焉甲午之春三月十有三日前教授餘于桐江姚桐壽樂年以孔懷之戚禮懺像前忽眉間若有白雲一線出于鍼孔者蜿蜒少時遂若朱蛇遊霧歛閃盤旋難以名狀久之或若虹拳或如波曲或延袤長引或輪囷成暈時佛日朗映俄見天地樓閣皆成五彩似從

放光石中看金碧世界也于時大衆驚歎此瑞
爲世稀有余以爲此寧獨法師覺光常照而已
哉要亦以廣文宿習圓滿今之虔禱發于天情
故與靈契冥格若以鐵擊石以木鑽燧感極而
光靈示現之耳此一光也更不特爲廣文感極
之證而見前千萬善信莫不攝身神光之內各
爲照徹因地使信心復萌此又法師了却過去
劫中普照羣有之一大願力也余身被靈瑞三

體投地援筆記此爲後學啓信

州著姓常氏自忠毅公與秦檜不合退居海上
遂家焉其後有號蒲溪者亦官叅知政事入本
朝子孫多不學嘗言有厥祖遺像一幅以兵亂
失之後復得之民間因出以示余其像瘦惡而
髯帶貂蟬冠上有贊曰佑時生甫同德暨湯治
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溫清遂明王孝理之心
海宇阜豐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棐迪帝庸作

樂文和詩
歌列辟具瞻謂相君之形惟肖睿辭敦獎見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皜皜不可尚已其後題曰紹興龍集壬申仲春穀旦門下士武原曾瓌拜贊余甚疑之此贊似宰相兩常公皆不得柄國奈何有此後檢宋范茂明集有代賀秦太師畫像啓乃知此贊是摘啓中數語爲贊耳此蓋檜像而子孫愛重此啓摘去和戎等語而借以爲贊也年代旣久淪落民間爲常氏所得

復以曾瓌爲本州人益信而不疑耳不知會中紹興甲午趙逵榜檜方柄國故稱門下第不識茂明何故代瓌作啓余備錄以示常氏不以爲然愈益珍重嗟嗟是忘乃祖之仇而拜其仇也子孫誠不可不學如此

嘉興通守繆思恭當張氏來攻嘉興楊完者命繆典火攻我師遂大捷旣而張氏歸命因大城武林檄繆統所屬工徒以赴其役張陰屬其弟

士信乘此戮辱之衆皆爲繆心戰繆不以介意
繆當治西北面數十百丈以松江路工徒屬之
繆每事作則先人止則後衆勞來督罰殊得衆
心由是視他所築愈益堅好士信亦無奈何忽
一日巡工至繆所轄地分時日已虞淵而工猶
未輟士信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汝何獨勞民
如此繆曰平章禮絕百司猶敬其皇命日夕尚
勤畚插况爲之民者敢偷餘晷士信曰此人口利

如錐何惟杉青閘畔烈烈逼人繆曰今幸太尉
革面國家借此得成獎順之典若念杉青之役
猶恨不力縱逸平章耳士信曰別駕好將息言
及杉青猶能使人肉跳不已

余讀海鹽州學黃侍講大成樂記言真州貝君
身爲考其度數齊量範金爲鍾而協以古律管
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于琴瑟亦率自
製云云余心甚慕之及甲午春祭以余家所藏

樂文和言
崇寧大晟樂大呂無射二鐘持與考擊則比余
所藏聲益加高判不相協余乃竊嘆曰彼貝君
者果足與言樂乎金旣如此絲石可知知其聲
者則州之喪沒匪久矣按大晟樂國初東平嚴
氏一承宋舊者也當宋徽廟時有魏漢津者以
一蜀黔卒爲造此樂且以帝皇制樂實自其身
得之請以徽廟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蔡
京亦從史其說卽使範金裁石用之郊廟至頒

其樂于天下然徽廟指寸視人加長而樂律遂
高雖漢津亦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律高則聲
過哀而國亂無日矣當今聖人其身出而身邁
之乎未幾遂有靖康之禍今州學鐘高倍崇寧
則宜乎州之日阡危于清河鋒鍛也第所謂考
其度數協以古律者豈別有出于緹室葭灰之
外者乎

州少年多善歌樂府其傳皆出于潑川楊氏當

樂文和詩
康惠公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
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翩翩公子無論所製樂
府散套駿逸爲當行之冠卽歌聲高引可徹雲
漢而康惠獨得其傳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
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以寓祖父之
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後長公國材次公少
中復與鮮于去矜交好去矜亦樂府擅場以故
楊氏家僮千指無有不善南北歌調者由是州

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云
相傳紹興間有海鹽丞簡傲不羈志輕一世嘗
謁一鄉大夫主人偶遲遲而出丞故好睡比主
人出則丞已鼾聲如雷矣主人以客睡不敢呼
亦復就睡及丞覺亦以主睡不敢呼更復就睡
如初究之主客更相臥醒至日沒丞起而去竟
不交一言趙子固愛其事爲作圖紀其說于上
置之座右曰此二人大有華胥風氣足以箴世

之責望賓主者

楊廉夫寓雲間及余到海上時一過余歲壬寅冬楊從三泖來宿余齋頭適就李貝廷臣以書幣爲蕭山令尹本中乞吳越兩山亭志併選諸詞人題咏于時楊尹已移官嘉禾矣楊卽爲命筆稿將就夜已過半余方從別室候之俄門外有剝琢聲啓扉視之則皆嘉禾能詩者也余從壁間窺之率人人執金繒乞楊留選其詩楊笑

曰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之士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翼顧文燁金炯四首楊謂諸人曰四詩猶爲彼善于此諸什尚須更託胎耳然被選者無一人在諸人相目驚駭固乞寬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楊揮出門外閉關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

州詩人陳彥廉好作怪體兼善繪事其母莊本

閩人父思恭商于閩溺死海中莊誓不嫁携彦
廉歸本州撫育遂成名士彦廉有才名交往多
一時高流最與黃公望子久親暱彦廉居峽石
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
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彦廉同往不得
已偕至城郭黃乞與同看陳涕泣曰陽侯吾父
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
相見子久亦為之動容

不看而返因為作仇海
賦以紀其事 終

附姚處士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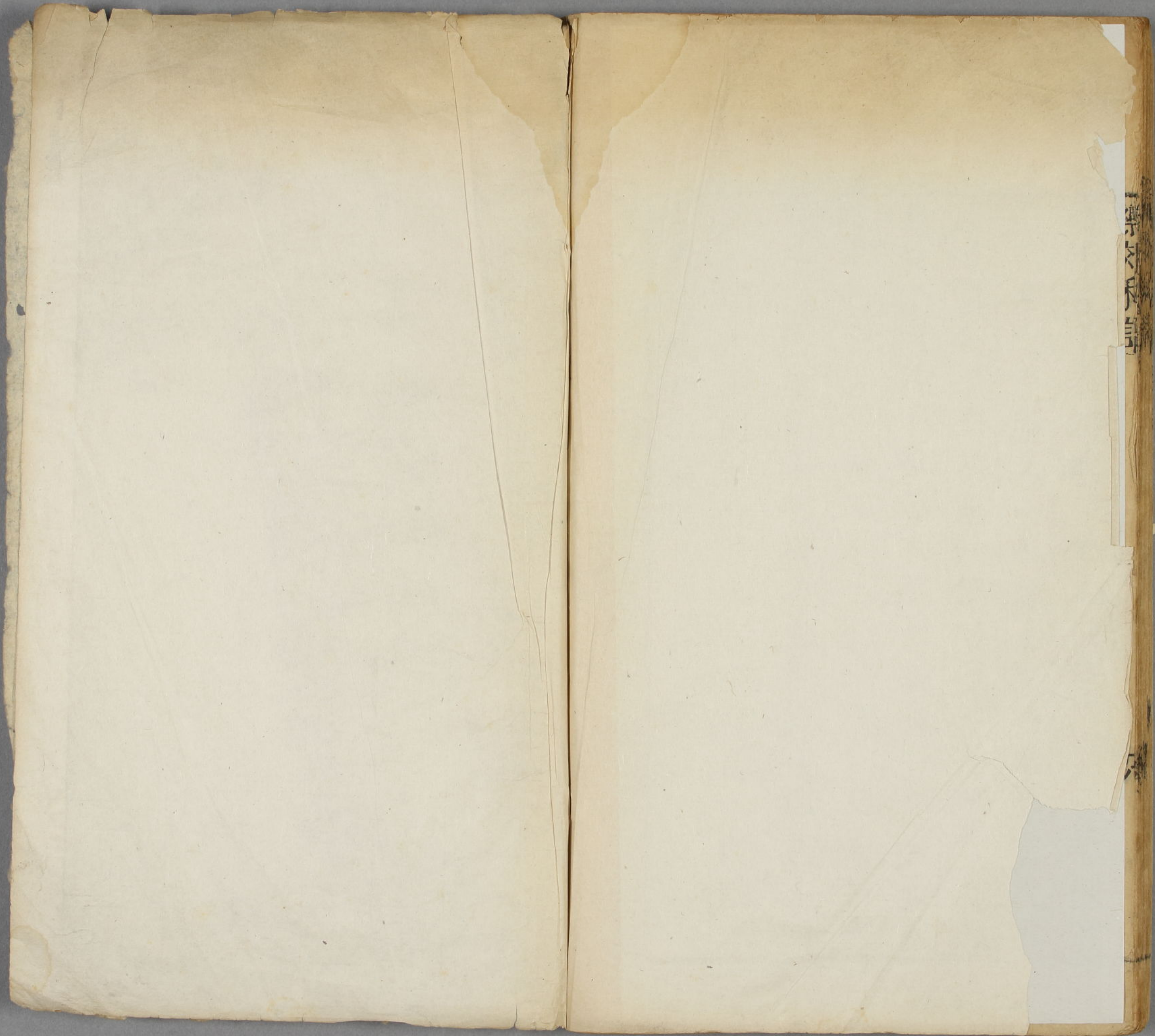
會稽楊維楨

君諱椿壽字大年其先出唐開元宰相崇曾孫
秘書監合嘗守睦因家焉至六世孫為秘簿宗
之宗之子三人一居峨溪曰二府君是為君八
世祖曾大父思晟登宋景安壬戌榜進士第階
承節郎大父潼翔宋鄉貢進士父元慶隱居不
仕妣王氏司諫某女君幼機敏不習群兒弄長
丰姿偉特讀書輒了大義闢樂育館歲聘海內

名師儒教子弟及里中兒君性端直平生無二
言與人交始終見底裏于義利曲直必嚴其下
鄉隣有爭者不直有司直于君得一言卽解去
歲飢周人之急惟恐弗及稱貸者久則焚券與
之創世濟橋峨溪上橋置亭歲五六月施茗飲
饘粥於行者行者不勸橋西古松篁萬立築亭
名深靜又構層屋曰松麓賢士夫往來必延致
其中觴詠咲談至忘朝夕邦大夫馬公薛超吾

道經桐廬聞君枉道過門以處士禮禮之邑侯
周在達都等皆嘗問政于君君必以利害中民
窺者鑿鑿言之民便其言者甚衆晚勉其弟桐
壽曰兄老病無宦情弟齒壯學裕必側名仕版
圖光其先桐壽因自奮北觀得餘干校官君娶
素氏吉水教授某女也子三曰雋先卒次粲次
采孫男四曰德元德懋德祥瑞君生于大德
庚子五月十三日没于至正癸巳十月十九日

得年五十有四越三年十一月六日葬于桐君
山北孝仁之原又一年其子粲謁余理官次再
拜泣曰先子介不樂仕無功德可書然孝友行
于家任恤行于里者不得文章家一言以示不
朽非先子不幸粲不孝也粲辱爲先生徒幸先
生賜之銘按其家鄉貢進士魏鈞狀爲之誌而
銘 桐之岡蚪蚪桐之瀨秋秋孝原一培山水
相繆是爲峨溪姚處士之丘



書文

書

